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32 再受打击

我不知道凌一尧的父亲要和我聊什么,但还是作了思想准备,将这次见面视作一次机会,争取让他明白我对凌一尧的感情。然而,当我坐到他面前时,凌一尧的父亲几句话就将我堵得死死的。

他说:“这段时间我没有过问你们两个人的事情,但我看得出来,你和尧尧处得不好,她经常躲在房间里哭,不吃不喝。两个人现在相处不好,还怎么一

起生活?”

我说:“我和凌一尧相处那么多年,别说吵架,连红脸的次数都屈指可数,这次我和她闹成这样,不是因为两个人合不来,而是因为你们非要把那个罗廷煜安插进来。如果您和阿姨真的心疼尧尧,希望她开心,为什么不尊重她自己的选择?”

作为一个父亲,突然遭到这样的指责难免有些许不悦,他半晌一言不发,扭头望着落地窗外熙熙攘攘的大街,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

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言,手足无措地捧着茶杯。

他眯着眼望着窗外,说:“我之所以特意选这个位置,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路口。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,所有人都看似平等地走在大街上,可是雨雪天呢?严寒酷暑天呢?有的女孩子坐在车子里开着空调听着歌,有的女孩子却日晒雨淋吸尾气,你能给尧尧哪一种生活?我和尧尧她妈不是势利眼,也不拜金,只是希望她过得好,不必像我们这样为了生计奔波。”

“我不会让她受穷的,我会努力赚钱,以后我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以后?”她爸爸笑了一声,说,“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等你一张空头支票啊!”

“凌叔,请你相信我,以后无论发生什么,我都不会让凌一尧承受生活的负

担。别的女孩有什么,我也可以给她什么,不会让她为一分钱皱眉。”

“决心这东西谁都有,但它终究是虚的,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或者支付功能。抛开尧尧的父亲的角色,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和你谈,我结婚的那会儿,也向尧尧的外公外婆许诺,一定要给他们的宝贝女儿一个美好的未来,但事与愿违,当初的承诺没有兑现。”

“可是你和阿姨现在过得挺好的啊。”

“好什么好,尧尧她妈怀她的那年我在外面跑生意,照顾得不太周全,让她落下气管炎的病根儿,每年到了春秋季节都会复发。”他喝了一口茶,又说,“尤其像今年,尧尧她妈既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,又要帮忙筹钱应急。唉……”

我赶紧从包里掏出那张银行卡,双手递过去,说:“凌叔,这是我的20万元积蓄,您需要的话就先拿着。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他连连推辞。

我再次将卡推过去:“没事的,我现在也用不上,放在身上怕弄丢。”

他把卡接了过去,又放回我面前,说:“孩子,真的不用了,年底遇到这种事情很正常,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帮我渡过难关。”

“再说,无论怎么样,我都不能拿你的钱,你还是自个儿把这笔钱留着,以

后找个好女孩成家立业。”

“我看得出来,你很努力很勤奋,对尧尧也很用心,但现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,我们不可能仅凭你的一腔热情就把女儿交给你。贫贱夫妻百事哀。我们不指望女儿大富大贵,但也不希望她过得不好,至少不是你们目前这种状态。”

“如果我和她相处得好呢?”

她爸爸沉默良久,说:“话说到这个地方,我也就直言不讳了。你自己想一想,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一白一黑,总有点儿不搭配,尧尧的妈妈不喜欢你这样儿的。”

我已经不愿意再听下去了。

“再说了,我们家尧尧是硕士毕业,你读完大学就不念书了……”

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:“叔叔,我也知道学校里的日子更惬意,但我是男人,我没有资格赖在校园里躲避就业的压力,只能早点出来打拼。您说您是过来人,也经历过我这个阶段,那为什么尧尧的外公外婆愿意对您网开一面,您却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?”

“时代已经变了。”他点了一支烟,有些自嘲地说,“再往前一代推,贫穷愚昧是一种荣耀,富裕博学却是一种的耻辱,你说那些人到哪里说理去?”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33 我被质问

“成了?”我问。

“惨败。”药不然一摊手,脸上的笑意全没了。

“我看,老老实实跟人家姑娘说得了,不要搞歪门邪道。”

“要你去说。”药不然眼皮一翻。

我略作思索,从座位上站起来,走到戴海燕面前。戴海燕把手里的书放下对着我笑,就是不说话。

我毕恭毕敬地问:“是戴老师吗?”

“你早就知道了,何必多问这么一句废话?”戴海燕虽是娃娃脸,嘴巴却尖刻得很。我这才意识到,那笑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,大概就像是周瑜看见来盗书的蒋干时浮现出的笑意吧。

她这么一说,我顿时有点接不下去了,脑子里转了一圈,我决定还是说实话。我坐到她对面,语气平淡:“您好,我有一些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。我们来自北京,我叫许愿,是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。”我作了自我介绍。

戴海燕的表情有点意外:“你是许愿?”

“你知道?”

“最近报纸上都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报道,你现在可是个红人。”她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,站起身来,“时间快到了,我要去上课,你们想知道什么晚饭后到我宿舍来。我之所以答应跟你谈话,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当面告诉你,你有多么愚蠢。”

戴海燕把目瞪口呆的我抛在原地,她起身离开图书馆。药不然凑过来问进展如何,我说咱们晚上去她宿舍详谈。药不然一伸大拇指:“哥们儿,你果然深藏不露,已经有我在大学时的八成风采了。”

我苦笑着摇摇头,不知该怎么描述自己的感受,心想,这个女人不简单,绝对不简单。

到了晚上快7点时,我和药不然悄悄走进博士楼,来到戴海燕的房间。

戴海燕拿起《首都晚报》抖了抖说:“我要说的,就是你这荒唐的报道。我这个人有洁癖,不能容忍那些愚蠢的和错误的东西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我简单地说。

戴海燕把报纸打开,说:“你在这里讲了一个传奇故事。在你的故事里,陆夫人的王姓外甥在陆府观画,不带纸笔,只凭记忆,前后数月终于绘出一幅赝品,这一开始就大错特错!你以为古人临画真是靠记忆吗?临画和抄书是两码事。抄书是记录符号,只要内容对了,笔迹形式并不重要,但临画完全不一样,运笔形式就是内容本身,这是一种技巧性的工作,哪怕对照着画,都很难做到一模一样,别说死记硬背了,像《清明上河图》这种细节无比庞杂的画,更不可能靠死记硬背去复制。”

“也许人家是天才。”我说。

“也许?但我相信另外一种解释,你是个笨蛋。”戴海燕毫不客气地继续说,“你小时玩过蜡烛吧?蜡烛的烛油滴到纸上,会让纸张变得透明。古人临画,也是同样原理,他们先在宣纸上

涂黄蜡,用灌满热水的铁斗压在上面反复碾压,让蜡彻底融入纸面,使纸变得透明。然后临摹的人会把透明纸铺在原画之上,用细笔在透明纸上描出线条,再拿开对着原画临摹。临摹一幅画都如此费劲,你讲的故事里那个王姓外甥想靠记忆复制一幅名画,根本就是神话。你讲的故事,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。”

戴海燕见我不说话,接着说:“你还说,王世贞毒杀严世藩,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王忬被严嵩所杀,但王忬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一,王世贞扶棺返回老家江苏太仓,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,从此一直隐居,到隆庆二年才出来做官。而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倒台后,严世藩被发配到雷州,中途逃回江西老家分宜,直到四十四年被杀。我问你,在江苏的王世贞,哪来的机会在北京朝堂和在江西的严世藩相见?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“至于什么白衣书生在葬礼上窃走死者一只胳膊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其他相关桥段,我都懒得说了。人的臂骨是很结实的,在众目睽睽之下,王世贞居然能迅速锯断死者一只胳膊从容离去,可能吗?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